

心向往之

下

木子喵喵 —— 著

○ / ○ // ○

这一生向往的事情不多，
除了自由，就是你。

随书附赠立体人物卡一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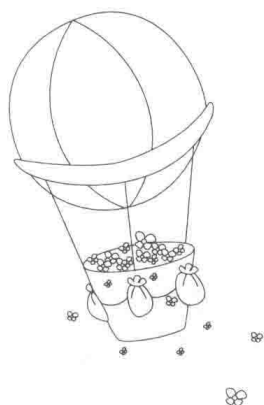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心向 往之 下

木子喵喵——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 HUA ZHOU WEN YI CHU BAN SH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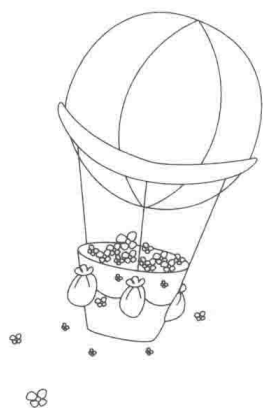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Contents

第十三章	数字	001
第十四章	喂鱼	024
第十五章	人骨	046
第十六章	软肋	069
第十七章	刺青	109
第十八章	仇恨	132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十九章	新娘	152
第二十章	认输	174
第二十一章	自由	198
尾声	双喜人生	233
番外一	爱是一个人的事	235
番外二	逃亡记	241

第十三章

数字



Part1

时值正午，太阳当空，但这茂密的森林中却密不透光，半点阳光都透不进来。

四人中除了周非止和禅雅塔，千诺和徐大伟在荆棘丛中的行走都开始变得吃力起来。

周非止放缓脚步，等千诺走到跟前，将她脸上的防毒面具拿下。

她的面色有些发白，嘴唇因为喘息而微张，额头上是细密的汗珠，看上去有点狼狈，却又有一股令人想要蹂躏的美。

周非止伸手，揉揉她的头发，“累了？”

“还好，还能走。”

“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还不饿。”

她额角的汗珠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到她被冲锋衣包裹严实的颈项间，周非止低头看她，看到她上下起伏的双胸，保守的冲锋衣根本遮挡不住她饱满的身材。

“我饿了。”他声音轻柔，几乎带着诱哄，“忍心看着我饿吗，宝贝儿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宝贝儿，还是你心疼我。”周非止笑了起来，让身后的两人也在原地休息。

他从背包中拿出了压缩饼干分给四人，徐大伟不情不愿地接过，“快渴死了，根本吃不下。”

没人理他，他自己便碎碎念：“我他妈是脑袋里长了包，才放弃安逸的生活来这里受罪。”

“老板，讲真的，我觉得你这用脑袋里长了包来形容自己真是太精准了。”禅雅塔啃着压缩饼干幽幽地道。

这一次徐大伟没生气，他拆开压缩饼干，一脸苦兮兮地啃着，“我也觉得形容得太精准了，我好想念我妈妈给我做的家常便饭啊。现在想想，简直就是美味佳肴。”

他仰起头痴迷地幻想了一会儿之后，又低下头苦巴巴地啃着饼干。

这是千诺第一次见到徐大伟这种表情，这一刻，她才觉得这个男人离渣男远了一步，看起来像个正常人。

她从包里掏出自己的水，正要给他送过去，周非止拉住她，“出门在外，保己最重要。你把水给他了，自己喝什么？”

“我现在还不怎么渴。”千诺说，“他看起来好像真的不行了。”

“这个森林里有水源的可能性不大，即使有水，其中也可能掺杂了

未知的物质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喝。宝贝儿，做人有时候要自私一点，否则吃亏的是自己。”说完，他将自己手中的矿泉水丢了去。

正闷闷地啃着饼干的徐大伟听见一声“接着”，便见一瓶救命之水朝自己飞了过来，他赶紧接住，看了看水，再看了看周非止，说了一声“谢了”，便迫不及待地扭开瓶子，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。

千诺见了，便问他：“你不是教我做人要自私一点，为什么你把自己的水给他了？”

“我跟你不一样。”

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大家都是人啊。

千诺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怪，可也只是怪，并没令她放在心上。毕竟这个男人做的事，总让人捉摸不透。

直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她才明白周非止这句话的意思。

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责任比平常人重得多，他要守护的不仅仅是身边的人，还有许许多多陌生的面孔。在异国他乡，他与他的伙伴们披星戴月，只争朝夕，只为守住一方平安，那是他对自己的约束，也是他的勋章。

鉴于森林里的危险——脚踏实地的土壤看似平静，却藏着无数不知名的虫蚁——周非止并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休息，在原地站着吃了点东西补充体力之后，便准备继续上路。

“琳琳！那是琳琳！”徐大伟忽然指着一个方向叫了起来。

其他三人看去，远处的一棵大树下有一个身影，看不清是谁，却不知道徐大伟为什么那么确定是张琳。

“我们在这里心急如焚地找她，她倒好，在树底下乘凉！”徐大伟

十分生气地说，“看我不当面问问她究竟在做什么！”说完，他便飞快地追了上去。

“回来！”周非止呵斥一声。

但为时已晚，徐大伟的双脚仿佛踩着风火轮般，根本停不下来。

不知是不是喝了水恢复了体力，在这样浓密杂乱的杂草中，徐大伟不一会儿便跑出很远。

“跟上。”

周非止话音刚落，便听见徐大伟惨叫的声音：“救命！快来救我！救我！”

周非止反应敏捷地冲了过去，禅雅塔紧随其后。

千诺毕竟是个女人，步伐没他们大，虽跑得快，但也落了一大截。待她跑到周非止二人身边时，便见他们立在一处，静静地看着。

禅雅塔面色苍白，似受了惊吓。冥冥中，有一种悲怆的气氛弥漫在周围。

千诺刚走到周非止身边，便被他迅速地扯了回去。

她看见面前的一摊泥浆冒着气泡，“徐大伟呢？怎么不追了？”

“他死了，他就这样死了。”禅雅塔声音颤抖地说，“根本来不及、根本来不及抓住他的手，他就这样陷进去了，他死了……他死了……”

徐大伟死了？

千诺不敢相信，不到五分钟的时间，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会死了？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千诺问身旁的男人。

“这里是沼泽。”周非止示意前方，那是一片千诺差点踩中的地方，“不只这里，这个森林里遍地都是沼泽，稍不注意就容易陷进去。陷进去如果没人及时救起，没有生存的可能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……徐大伟陷进沼泽里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三人同时沉默了下来。

虽然每个人跟徐大伟都是萍水相逢，相处不过几个小时，但一个鲜活的生命说没了就没了，还是会让人感觉到绝望和窒息。

“在这里等着。”周非止率先打破平静。

徐大伟的死亡对他而言并不是事情的终结，他还有人需要保护，停在这里缅怀不是明智之举。何况，这也谈不上缅怀，徐大伟只是很多生命中很普通的一个，最多，他只对没有救回徐大伟而感到遗憾。

“你去哪里？”千诺反射性扯住他的衣摆。

徐大伟才刚出现意外，千诺实在不敢想象，如果周非止离开她后出了什么事，她该怎么办。

这种无措，并不是害怕没有了周非止，她无法走出这座原始森林；而是徐大伟的死亡，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，还有内心中深深的不安。

她第一次有一种感觉，如果非得在这里要了她和周非止中一人的命的话，她宁愿是自己。

Part2

“没事，我过去看看。”周非止知道她在害怕什么，轻声哄着她，“在这里等我。”

说完，他朝禅雅塔说：“看着她。”

禅雅塔重重地点头，这一次，无论如何他都会紧紧守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沼泽对面，类似张琳的人影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对这边的动静充耳不闻。

千诺望着周非止绕过沼泽，渐渐靠近“她”。从沼泽到“她”身边需要经过一片及人身高的乱草，很快周非止的身影便没入乱草中。

乱草虽坚韧又杂乱，但以周非止的速度，不过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。

备受煎熬的是千诺，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中，她眼睛一眨不敢眨地望着乱草的方向，生怕乱草中藏着一只猛兽，将她的男人吞噬。

当周非止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视线中时，她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。

她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干等着，她宁愿与他一起陷进危险中，也不愿站在这里提心吊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
心里这样想着，她便要往前走，一只手慌忙扯住了她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禅雅塔格外谨慎，“周老大说了，让我们在这里等着，你不能乱跑。”

“我去找他。”千诺简单地回答。

禅雅塔却拦着她不放，“不行！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走！”

“放开！”不想解释太多，千诺的态度强硬又冷淡。

“不行！”禅雅塔出奇地固执。

千诺冷冷地看他良久，最后她一字一句说得清楚：“禅雅塔，如果你让我走，徐大伟答应过你的承诺，我帮他完成；但如果你不让我走，万一周出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会拉你和我一起陪葬。”

禅雅塔还是放她走了，不是因为她说会完成徐大伟答应帮他建立三座寺庙的承诺，也不是因为她说会拉他一起陪葬的恐吓，是因为他从她的眼神里读懂了对一个人的一往情深和义无反顾。

从沼泽到对面的路，并没有想象中困难。

也可能是因为周非止已经走过，坑洼的泥路、杂乱的草丛，在他铺路过后，都变得如履平地。

很快，两人便来到对面。树底下，“她”还是站着一动不动。

千诺明白了为什么徐大伟看见“她”，便那么确定是张琳。

“她”穿着一件白色的礼服，长裙过膝，脚下是金色镶钻的高跟鞋，长发垂下。这身装扮应该是张琳带在背包中的，在这里不可能参加晚宴，这只可能是张琳为徐大伟准备的惊喜。

千诺这样肯定，是因为徐大伟一定见过张琳这一身装扮，否则不可能一眼便认出这个“她”是张琳。

只不过这个被徐大伟认为是张琳的“她”是一具出现在很多商场服装展示柜中的塑胶模特，个头比张琳大很多，但因为从远处分辨不出，加上她这一身装扮，很容易认错。

周非止正半蹲下身子在看着什么，听见声响转过身，便见千诺和禅雅塔站在一旁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他话刚一出，便被千诺冲过来紧紧抱着。

千诺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那样紧紧地抱着他，好像任由他责骂都没关系。

罢了罢了，周非止轻叹一声，收起了未说出口的话。

“第二个。”禅雅塔的声音自身后传来。

他的眼睛盯着周非止方才蹲下的位置，那里的植被被剔去了一块，露出平坦的土壤，上面写着英文“The second”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禅雅塔说，“这第二个指的是谁？”

周非止没吭声，千诺从他怀中退开，看着地上的英文字，也没吭声。

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陷进沼泽里的徐大伟。

如果“The second”指的是徐大伟的话，那么在“The second”之前的那个“First”是谁？

张琳？

为什么他们会被对方用数字代替，三人能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，他们是按照顺序，一个个死亡的。

张琳的失踪，让她生死不明；徐大伟当着禅雅塔和周非止的面，活生生地被沼泽吞没。

前者中了浴盐和瘴气的毒，导致做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行为；后者中计，陷入沼泽。

一切看上去太过巧合，但冥冥中早有人已经设定好，从他们踏上救阿梔子这条路开始，便陷进了这场策划已久的死亡游戏之中。

第一个人是张琳，第二个是徐大伟。

“接下来，会有第三个、第四个，直到我们所有人都‘意外’死亡。”禅雅塔说出了其他两人没说出的话。

可千诺不明白的是，如果对方是金沙，他想要的应该是她和周非止的命，为什么会牵扯这些路人进来？张琳和徐大伟不过是一对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情侣，一路与他们相处下来，并没发现他们有任何异常。为什么金沙要选择他们作为“First”和“Second”？

那么“Third”是谁？

她望向沉默的周非止，问：“周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周非止反问。

“我在想……”千诺迟疑地答，“对方的下一个目标是谁？”

周非止没说话，千诺顺着他的目光看向一个人——禅雅塔。

Part3

“你们别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。”禅雅塔说，“不用你们说，我也猜到了。我不问你们是不是惹上了什么亡命之徒，不过想要我禅雅塔的命可不容易，别忘了，我可是有佛祖保佑的。”

“是啊，禅雅塔，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”千诺如此说。

她没有在禅雅塔面前和周非止说起金沙的事，是因为现在还分辨不出禅雅塔的身份是敌是友。从内心想来，她一直当禅雅塔是后者，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
连续两个人在眼前出事，她心里不是不慌，好在禅雅塔比她想象中还要镇定，在心理战术这方面，就已经让敌方失望了。

“当然！什么 the second，神最烦这种装神弄鬼了！”禅雅塔这样一说，撩起自己的长袈裟，跳进刻着字的沙土里踩来踩去，将两个英文踩得面目全非，“让你装神弄鬼！让你装神弄鬼！让……”

扑通！

巨大的一声响起，禅雅塔整个人掉了下去，连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喊出口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周非止和千诺迅速上前去看，这才发现方才被刻字的泥土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，洞口下黑黢黢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。

周非止找了两个拳头大小的石头丢了下去，半晌无音，仿佛下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。

又是一个前一秒还活生生的人下一秒在眼前消失，一切都快得令人措手不及。

依旧是安静得只有虫鸣的森林，直到现在对方一个人都没有出现，他们却已经失去了三个人。这样的静默仿佛是对方的宣言：所有的一切

将按计划进行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

轰隆隆……

天空中传来一阵闷响，被树木遮蔽的四周更加暗沉了起来。每天按时降临的雨水即将到来，这对两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
“周，我们……”千诺想说什么，声音却显得十分哽咽。

她的脑袋是一片空白，根本不知该说什么，该怎么办。可她想讲一些话，想要抓住一些什么……

越是这样，她的心越乱。

“别怕，宝贝儿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”周非止一把将她的脑袋摁在怀里，他心知眼前发生的事对她而言太过震撼。

千诺将脸埋在他的怀中，感受着唯一能让她安心的温暖。

她面无血色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周非止没有打扰她，给足了接受的时间。

好在他的女孩比他想象中更坚强，半晌，她回过神，似已接受了事实，从他怀中抬起头，问：“周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马上要降雨，在雨中我们会更麻烦，必须找个地方避雨。”

话是这样没错，但偌大的森林中，他们根本没这么好的运气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山洞避雨。

千诺也发现了这点，问：“要不我们回到山底的那个山洞？”

“那个山洞已经被石头封住了，即使没封，我们也不可能在雨落下之前回到那儿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
周非止沉吟片刻，眼神落在禅雅塔掉进的洞中，说：“下洞。”

禅雅塔掉进去后，周非止便产生了这种想法。他刚才的犹豫是让千

诺待在上面还是跟自己一起下洞，但即将到来的雨打断了他的犹豫——这种情况下，放任千诺独自在上面比让她待在身边的危险概率大得多。

周非止从包里拿出了结实的攀岩绳，将一头绑在大树上，一头帮千诺系好，“平时会攀岩吗？”

“学过三个月。”千诺说，“为了一部电影，后来没工作的时候自己会去。”

“嗯，那宝贝儿一定很棒。”周非止帮她系好之后，仔细检查了绳子的紧实度。

“周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们一定能救回禅雅塔，对吗？”

周非止的手一顿，看向她。她认真的模样表示，能不能救回禅雅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“听着，宝贝儿，不管今天在这里死了几个人，都跟你没关系。”周非止抚着她的脸，强迫她的视线里都是他的影子，“是他们自愿跟过来的，就算真的有责任，也是我的责任。金沙做的一切都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懂吗？”

千诺知道，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点很圣母，她没有这样想，她只是觉得，如果她能够做得更好一点，能够在发现张琳情绪不对的时候多关心一下她，能够在徐大伟冲出去的时候拉住他，能够在禅雅塔掉进黑洞之前辨认出那块凸出的泥土存在问题，是不是就可以阻止接二连三的悲剧？

“我知道，周，我只是在想，禅雅塔掉下去了，生死不明，不一定代表他死了，还有张琳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们都要把他们救出来，

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周非止答应了她。

不用她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周非止也会将他们救出来，前提是——他们还活着。

Part4

禅雅塔掉下去的洞口有一个井盖那么大，周非止绑好绳子后，对千诺嘱咐：“下去确定没危险后，我会朝上面扔一颗信号弹，看见后，你再下来。”

千诺点头，“好。”

“嗯。”

周非止转身准备下去。

“周！”身后的人飞快地叫住他。

他回头，看见她眼中的担忧，“你小心点。”

他没回答，而是搂过她，在她额头上印上一吻。

片刻的温度很快变凉，千诺看着周非止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洞口。

四周只剩下她一个人，静悄悄的，不远处还有穿着张琳礼服的假人站在那儿，一双空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。

千诺蹲在洞口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洞中的情况，尽管黑暗的洞中什么都看不见，甚至什么声音都没有，但她还是用尽十二分的注意力去观察下面的情况，只要下面一出事，她就会立刻跳下去，即使救不到他，她也要拼尽全力和他在一起。

在千诺未发现的不远处，一个身影穿着黑色风衣，戴着风衣帽，一